



游武陵桃花源

祁淑英/文

本世纪初的一个景色宜人的春天，我心中默默地背诵着儿时读过的陶渊明的名篇《桃花源记》，“武陵人捕鱼为业……”按晋代陶公的指引，寻寻觅觅来到了湘西的武陵源。

武陵源的潭水绿绿的，岸边的小草青青的。桃花开了，玉兰花了，浓郁的花香吸引着钟情于大自然的游人。我用一颗童心，感受着晋人陶公的情怀，感受着武陵源这多姿多彩的美好春光。

这天晚间，我们住宿在武陵源的一个小镇。次日清晨，开始了桃花源之行。

我们一行人来到一座小山的洞口，这洞口，每次只能容得一人通过。我学着导游的样子，蹲下来，趴下去，趴在窄小的那个通往世外桃源的洞口。匍匐爬行的这个小小的洞口，高不过五十厘米，长六七米。里边的桃花源是美的，但是，爬这个洞口的动作却与“美”字不沾边。以肘，以肩，以股，以膝……犹如蚯蚓，蠕动前行——这简直是穿越生命的洞穴啊！

我终于爬出了那小小的洞口，站起身来，觉得眼前亮起了一片圣洁的光，闪出了一朵吉祥的云，出现了一个辽阔的长空。我忆起了陶公的妙语：“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”

这“世外桃园”中的那一片桃林，真是美极了——只见颗颗露珠停在朵朵鲜红的桃花上面，穿彩衣的蝴蝶停在上面，辛勤的蜜蜂停在上面，因为桃花太美了，太香了。那枝丫交错的树干，鹅黄嫩绿的叶片所呈现出的活力，与桃花的鲜艳相互映衬，美妙动人。那清澈的桃花溪水从桃花林中缓缓穿过，流向一眼望不到边的桃林深处。桃林里鸣转着动听的鸟语，自然我听不懂它们说了些什么，只觉得那些有灵性的鸟儿是在争相演讲。它们演讲的每一句都像是说给我们听的，因为我们感悟得到，那鸟语是世界上最圣洁的语言。

清晨，来桃花潭打水的桃花源人络绎不绝。大水桶，小瓦盆，红陶罐，在早霞的映照下，伴着一串串水珠，闪闪放光。

桃园的青砖瓦舍也是很美的。瓦舍前，呈现一条石径，弯弯曲曲地通向那美丽的潭水。那潭水碧绿如玉，甜美如蜜。当地人说，这汪桃花清泉，不枯不涌，水温冬暖夏凉。那泉水注入潭中，潭水便格外清纯。这泉水养育了桃花源一方热土，浇灌了水潭畔一行行桃树，人们说，这里结出的桃子又红又大，异常甜美。

桃花源内，还有成片的马尾松，郁郁葱葱的斑竹林，挺拔高大。一行行桃树，红艳艳的桃花，争奇斗艳，一丛丛绿色的斑竹构成了桃花源繁花似锦的小世界。据说，这里的桃树和斑竹，并没有人专门去修剪，它们却悄悄地秩序井然地占领了这片肥沃的土地，红艳艳的桃花，在蒙蒙烟雾中绽放着，燃烧着，团团簇簇，炽热而庄严。绿油油的斑竹，层层叠叠，郁郁葱葱。是一种什么力量创造了这人间美景？我被这人间奇迹折服，为之陶醉了。

桃花源的潭水清碧如镜，四周不仅有桃林和斑竹，还有几株合抱的垂柳。桃花源人在垂柳下耕耘，在潭边垂钓。听人们说，每到中午，这汪水是男人的澡堂；夜晚，便成了女人的浴池。这里是天上人间，也是嘈杂乱世中，名副其实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几个孩童在溪水中学习游泳。他们将青蛙的姿势展示给溪水中的鱼群。他们时而躺在水面上仰望蓝天，时而潜入水底追逐游鱼，他们以为自己也是一条快乐的鱼儿。

也有的孩童在岸边石缝间捉螃蟹，螃蟹那坚硬的长夹，夹住了一个孩童的小手。尽管疼痛难忍，但他没有懊恼，可能他们从这小小生灵的举止中，学会了拼搏和刚强。

正如陶公所言：桃花源人，“怡然自乐”。桃花源人爱好音乐，很多古典的现代的歌曲，他们都会哼唱。他们制作的一支支竹笛，有男有女，或坐着，或站着，在桃花溪旁静静地吹奏。成群的鸟儿停在他们身旁的树枝上，随同他们大放歌喉，似乎是一种天作之谐音；成群的鱼儿也游过来，兴奋地摇头摆尾，似乎在表示它们是桃花源音乐人最忠实的听众。

我尤其喜欢听桃园里那些小鸟的歌唱，这些小鸟的歌声像是送来了吉祥。它们扇动着腾飞的翅膀，似乎是在启迪着人们翱翔的愿望。

似乎是余犹未尽，这天晚间，我们重新爬进桃园，桃园的夜晚静悄悄的，这里的媳妇和小姑娘们，挎着竹篮，提着水桶，三三两两来到潭边，潭水立即荡起了圈圈涟漪。

待月亮升起来，水朦胧，树朦胧，鸟朦胧，村姑们便脱去衣服，进入潭中。

于是，我们便听到了姑娘们的悄悄话声，泼水声，追逐声，还有那银铃般的笑声，还时时传递着一阵阵愉快的歌声，整个桃园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。我感悟到，那桃林环抱的潭水，就像是一根巨大的琴弦，任姑娘们弹拨。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，那是满怀激情的倾诉，那激情伴着桃花的芳香，伴着斑竹林里黄鹂鸟和布谷鸟的啼鸣，谱写成世界上晚间最美的交响乐章。

桃园春天的夜晚是多姿多彩的。我喜欢看缀满繁星的天空和草丛中飞来飞去的萤火虫，那如期而至的小精灵与天上的星星交相辉映，格外好看。孩童们备好了玻璃瓶子，轻手轻脚地捉了许许多多的萤火虫。那装满萤火虫的玻璃瓶，就变成了一只忽明忽暗的灯笼。当孩童们藏进黑暗的角落，那只闪烁着淡绿色光芒的“灯笼”就更亮了，这亮晶晶的小灯笼，将游人带入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。此时，我忆起了姥姥给我讲过的那个“千里送京娘”的美丽故事。

突然间，手提“灯笼”的孩童们朝我们这边跑来——原来他们的父辈带月荷锄归，他们将要跟随父辈回家用晚餐了。这时抬头看去，只见座座瓦舍，袅袅炊烟，在月光下，丝丝袅袅，团团片片，直向青天。

见此美景，我默默地吟咏了一首小诗《鹧鸪天·游桃花源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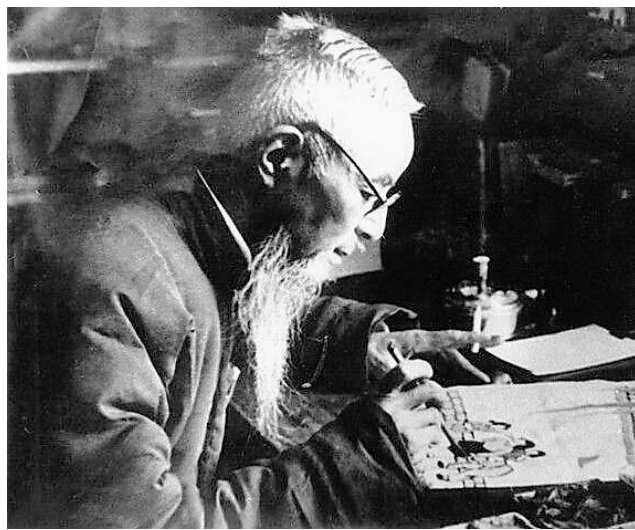
桃源户户皆友邻，
绿水潺潺一汪春。
烟雨茫茫舞彩虹，
炊烟袅袅穿碧云。

溪水岸，荷锄吟，
织布机旁穿梭人。
古人妙笔生花处，
今人入境似成真。

(祁淑英，作家，现居石家庄)

艺文志

朱航满文 丰子恺著作收藏记

朱航满文
丰子恺在创作

好友Z君系医学博士，但喜读丰子恺，去岁他到香港出差，为我买了三册董桥牛津版的集子，又为自己买了一册丰一吟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《父亲丰子恺》。Z君告诉我，每读丰子恺，能使内心变得澄静如水，故而常温又常新。前段时间，我告诉Z君，海豚出版社刚刚出版了《丰子恺全集》，值得收藏，但价格颇不菲。又过数日，Z君告诉我，他结识一位出版社的朋友，可优惠购买这套全集，不妨一人一套。再过数日，Z君亲自将这套《丰子恺全集》送到了寒舍，两大箱子，煌煌五十卷。对于购买这套《丰子恺全集》，因为价格缘故，买与不买之间，甚为犹豫，因为之前已买过多册丰子恺的文集，但Z君学医，如此热爱丰子恺，我等自诩爱书之人，岂有不纳入囊中之理。这套《丰子恺全集》果然漂亮，编委会专家数年如一日辛苦编选，出版社策划组织和设计也功不可没，大16开精装真是美轮美奂，寒舍能有幸收藏一套，也是可以作为书斋里的宝爱之品的。说起丰子恺的文集，我因爱其文章，便也搜购过一些不同的版本，其中有三种集子颇值一说。

其一是关于丰子恺的初版本《缘缘堂随笔》。我偶然在孔网的旧书店上发现一册民国出版的《缘缘堂随笔》，价格不甚高，品相看着也不错，于是立即下单。但随后收到店主电话，抱歉说此书早已下架，因电脑故障没有及时进行处理，我甚为懊恼，却也只能无可奈何。初版本对于研究一个作家，实在特别重要。幸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曾策划“新文学碑林”丛书，收录丰子恺的初版本《缘缘堂随笔》，我买到此书作为参考，也是聊胜于无。此书送来，真是大吃一惊，初版本的《缘缘堂随笔》，仅有67页，不足5万字的内容，但对于理解丰子恺实在太为重要，出版社策划初版本，文字内容一如其故，也是有眼光的做法。后来我根据此初版本，写过一篇读书札记《空山春雨》，刊发在浙江桐乡《梧桐影》杂志策划的“丰子恺和他的儿女们”专题之中，此文的大意是讲丰子恺的文章风格，在这本丰子恺最初的小书中就已确立了。了解丰子恺，能读全集固然不错，但若是普通的读者，这本薄薄的《缘缘堂随笔》便是足矣。

其二则是桐乡丰子恺纪念馆编选的《缘缘堂随笔选》。此书系内部交流，2006年编选，2010年印刷，系纪念丰子恺诞生110周年而编选，其特别之处，还在于此书扉页钤有丰子恺生前所用印章一枚。我买此书，乃是偶然在微信公众号“旧纸新寻”上看到购买此书的消息，既能得到丰子恺钤印的著作，而价格又实在是合适，乃有何乐而不为的想法。虽然无缘也无力购买丰子恺的民国版著作，但能得到这册盖有丰子恺印章的集子留作纪念，也是一件小小的书缘了。此书编写之法，根据编者叶瑜荪在《前言》中的介绍，乃是因于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“包含了很多具有浓厚乡土风味的作品”，故而由

丰子恺的缘缘堂纪念馆来编选文集，“就是要编一本乡土题材的散文集”。此文集选文54篇，包括未曾单独出版过的《缘缘堂续笔》33篇，以及其他与故乡石门湾、缘缘堂有关的散文21篇。其实，好的编者，一定是优秀的研究者。一本文集的编成，也将会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感受。这本《缘缘堂随笔选》呈现的是一位热爱乡土的丰子恺，如此我们再集中读读丰子恺谈音乐、谈美术、谈儿童文学以及谈佛教的文集，都会大有启发的。

其三是浙江文艺社1983年出版的《缘缘堂随笔集》。此集由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编选，收录丰子恺1925年至1972年的随笔104篇，其中有86篇文章选自丰子恺出版的各种集子，另有未发表的18篇文章遗稿。丰一吟女士一生以整理、编辑和研究父亲丰子恺的著作作为最大使命，而且在绘画上也能继承其父的风格与神韵。海豚出版社出版《丰子恺全集》，也邀请丰一吟担任顾问。子女编选父辈的文集，最大的好处便是可以整理遗稿，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，故而此集中收录18篇丰子恺的文章遗稿，这是丰一吟女士的功劳。前段时间见到周作人的后人，谈起周作人遗稿整理，诸如坊间出版的年谱、文集以及部分摘录的日记，都或多或少有断章取义的问题，这是不符合实际的，而作为后代，则是有义务来恢复这些作品的原貌的。但也有后代因为某些忌讳，在出版时有意删改内容的事情，这些都是要区分对待的。丰一吟女士编选的这册《缘缘堂随笔集》，以编年时间为序，封面书名集丰子恺书法，封面设计采用底图为丰子恺的手稿，颇显清雅。

我珍藏的这本《缘缘堂随笔集》，其特别之处，则还在于扉页上有丰一吟的签名留念。此一书缘，乃是我曾有文章谈对于丰子恺思想和文章风格的初步认识，恰好浙江桐乡的《梧桐影》杂志策划“丰子恺及其子女专辑”，承主持此刊的夏春锦兄不弃，便将此文刊发在这一特辑上。收到样刊后，知道春锦兄因编选特刊和丰一吟先生多有联系，故而请他帮助联系，以便寄书给丰老，请其签名留念。春锦兄回复说，丰一吟老年过八旬，近年已身体欠佳，加之健忘得厉害，读者寄书，往往是泥牛入海，故而还得再等机缘了。我心想这或是婉拒，不料去年年底夏兄忽来信，说他拟元旦假日去看望丰老，可代我当面实现此愿。又不久，我收到夏兄挂号寄来的这册著作，扉页上果然有丰一吟老的签名，“朱航满 欣赏 丰一吟 2016年12月31日”，并钤有印章一枚，寥寥数字，却是满纸的清雅与沉厚。我极喜爱丰老所写的“欣赏”二字，令我想起朱光潜先生关于读经典的那句名言：“慢慢读，欣赏啊！”深宵夜静，捧读此书，感叹丰子恺此集之特别与珍贵，也感念丰一吟老的一片冰心，更感谢春锦兄古道热肠的君子之风。(朱航满，作家，现居北京)